

V
C397.8
T78

3

獨耐軒雜筆

卷之一

崇政末議

論糧出穀佐原議

允議一

允議二

社倉議

題西隅社倉簿

題西隅社會簿

題募橋語

書連嶺周氏關書

書赤谷羅氏關書

擬古諭檄

擬館試絕友書

知命箴

勺也客難

謂可入詩及見長公則已屬為春詠可知至遠
之所會者更近至高之所取者猶卑宇宙內理
皆如此矣吾兄奏議軼陸文漂韓詩律邁白又
能根極理要上邇

文莊祖之脉而弟碩獨嗜此者碩虎頭為人度
影眾皆絕倒復從頰上添三毛尤為傳神吾子
兄之雜筆亦云弟德澡識

獨耐軒雜筆一卷

安成鄒德冰汝聖父著

門人

歐陽紹宗
歐陽世燾

賀良弼
伍推聖

李

彭

朱憲明

校

周邦榮

男戴明

校

荒政末議

方今水潦浸淫播種汨沒細麥不收穀價高騰嗷
待哺者相望於道此目所及見之狀也親朋疾瘼皆
言所在困頓塵甑懸金無族無人此耳所及聞之狀
也至於流離餓殍殫仆不收賣妻孥鬻兒不掄旬日半

戲送眉生省行

弭盜

風水

通譜疑

三不敬

紀災

372920
7.9
539

獨耐軒雜筆

卷之二

時聞

虎辯

諍補

孟子經濟

成心

呆生

訓述

龍谿公

眼荒告神文

代城隍言

神教辨書後

書謝大傅車騎遺像後

為人題九如圖

轉庄湖先生七十辭祝并辭弔祭篇

獨耐軒雜筆引

思從梅邊從驢背從橫舉若層雲之墜重淵之
出矣安所得拭窓淨几和墨吮筆之為若必待
拭窓淨几和墨吮筆為之則神不王又安能悚
人神吾兄雜著或呼弟語或袖以示弟每于頤
嚙咄嗟之頃便成佳趣人以為經梗也兄已歸
為銀黃人以為敗蘭也兄已織為文錦讀之者
鼓舞欣躍不覺業之卒矣昔子由見柳絮沾泥

月之命其為耳不及聞目不及見者尤不知其幾也
當道博議賑卹諸大夫協謀贊議欲拯通邑於危亡
甚盛惠也而要歸於平糶義借二條義借之策防於
紫陽平糶則自古行之要皆本荒政散利之一端上
弛利以予民民蒙利而獲生苦心周慮計無出此顧
愚以為平糶之策可行於官庾而不可以限民儲義
借之策可行於鄉社而不可以槩公廩天下之物通
之則賤塞之則貴今穀價所以騰踊者為民間不肯
發倉也今令民曰必平而價則富民姑且韞藏以待

危急至於危急而陰為市則富民終不失利而目前
凶亡無救者多矣孰若聽民自便有肯稍從平糶者
則優以高義之獎人有向上之心而就中所活已自
無算况使四方射利者聞之亦必爭赴如鶩將不喻
時而穀自湊集價自可平矣昔唐盧坦為宣歙觀察
使適值歲饑穀值倍長或請損之坦曰所部土狹穀
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穀不復來是愈困民也既
而商米爭相輸灌民反賴之故愚謂平糶之策可行
於官庾而不可以限民儲也若紫陽社倉之法則不

省北郭外行之二十餘年敝都上下二曷亦依先文
莊舊規行之十年餘矣每十人為一甲每一人領穀
二桶而一甲則以二十桶為限時其收平其量滿
而十人之中則推一人有身家者名為甲首甲中或
償不及者則責之甲首甲首不任則明年更置之然
惟本都本地朝夕稔熟者領則不約而集收則赴期
而輸彼無保任守候之苦此無稽察徵會之煩故法
可永也若官廩於今為借散耳下請而得之上檄而
予之亦已為望外之賜矣此惟平價發糶俟秋成買

穀補倉乃為穩便若貸之於民則孰非百姓也而可
偏及耶其出納必假於胥吏能必不為胥吏所冒耶
其酬償必責於約里能必約里肯為任事耶而上又
必責取盈也則有一切賠貶負陷之累耳蘇文忠在
浙江奏云臣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無
別策若欲抄剗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
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將常平斛
斗出糶即官司簡便不勞動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
石斛斗在市自然壓下時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文

忠大經濟人而所言不過如此故愚謂義借之策可行於鄉社而不可以聚公廩也然而周禮荒政十二而散利居一至曰薄征曰緩刑曰弛役曰舍禁曰去幾曰索鬼神曰除盜賊則仁人在高位自有任其責者曰殺哀曰多昏則習俗所定似當與民宜之其曰告禮曰蕃樂則吾輩又當相與以有商量矣蓋不肖庸有縣于邑俗而於今為救時之宜者有六一曰簡交際二曰殺宴飲三曰謹浪費四曰禁劇戲五曰杜蒙施六曰戒賭博夫交際古禮也然而書傳所載亦

不過曰承筐曰幣交耳而今則率求異物以為媚金目錦綺不足則以嵌鑲雕鏤又不足則市珍奇古玩不知廉介之品視同土芥即不肖者利之亦徒以成其貪黷之名非德愛也況在此日尤當相與講富之之策乎故曰交際宜簡也燕飲之禮古人不廢然但有體薦有加豆相知之聚則不過二簋用享耳即先輩刻有崇先條約何等簡便自頃者一二媚子備湯水陸之供以為席不也又設看席則曼佳以饌俎饌味事賢人也賢者味於何有况周禮歲饗則君為臧

膳吾儕豈宜相與為忘口腹故曰飲宴宜殺也夫費
出無經皆名浪費惟婚嫁喪葬正禮並不可闕而就
中或為門面或為粉飾皆所謂不經也至於爭鬪誇
鬪食用穿着惟務艷人耳目不顧自己家產一爭一
訟傾家請囑又使胥隸鑒於酒肆保歇快於帳簿豈
不可采可憫之甚哉故曰浪費宜謹也自古賓客之
設但有鐘磬詩歌以取歡娛耳戲演一節直同兒戲
而近復有女優雜之使少年子弟目擊心挑傾蕩事
產莫此為甚故曰劇戲宜禁也吾邑素以講學成風

而近年頗有崇尚異端者今日募緣明日布施使優
婆、夷塞滿世界煽亂猖狂徒滋淫亂如近日鐵佛
丈六孰非民財也而委之以事無用使人家道消落
租稅不償多由於此故曰募施宜杜也夫盜賊之警
既載周禮無容言矣不知賭博乃盜賊之門彼一二
慣家事事誘引嗾諸少年一入其場先以勝采驕之
然後任真相競父不能禁其子兄不能諫其弟直至
傾家蕩產猶不足顧夫中民之家即菽粟自持尚不
能救於荒歉之歲况遭此蕩敗之惡孽乎故曰賭博

宜嚴也以上數條皆推實禮蓄樂二條之意而廣之
周禮舉其綱而不肖以意析其目計當如此輒不自
揆謬呈請教

論糧出穀佐賑議

碩糧桶穀之論商量近半年矣而未能確然舉行者
蓋有其說蓋孰以為可行者謂允既改折南又緩征
即所留米肆萬叁千有奇副米盤費計當稱是今所
輸曾不及六七之一向使盡無省改有糧者又安得
深閉固距以抗全納而孰以為不可行者又徒謂地
方安難既已請改謂賑賑不過及貧民而止而改之
所餘者尚無補於水旱虧損之實而其中尚有苦處
糧待賑者又并斗不足備旦夕待賑者巧思於公而

又科歛於私兩議頗不相似而要之皆非通徹之論
也不肖經幾思惟歛歛者數矣而以當事諸老
必有能慨然建白者故逡巡久之及以至今五月幾
望而竟未有定也故不容不畢其說竊見本邑事體
與別縣稍不相同買田越都至有一家而花買十餘
都之田者當差隨便至有一都而鱗編八九畝之里
者以一家而花買十餘都之田則一家之待賑者不
盡在於本都明矣以一都而鱗編八九畝之里則該
都之應賑者不必盡賴於客寄畝分之賑又明矣今

但曰每糧一碩出穀一桶不知其收當在坐都手捫
隨花買各都田庄而收之手必隨各都田庄則必查
歷年歸戶冊而後可若限收坐都則如每都八九畝
者便須得八九處公所而後可不然則亦偽焉而已
此其收之難議一也今其所報出穀者一皆承任甘
結矣不知其以勺合朋名者及產去糧存與夫水衝
沙塞者果一一能奉法乎不然則亦偽焉而已此其
收之難議二也況以前通縣建倉尚多虛認歲奉官
查通屬烏有今奈何以一甘結便可作實在乎則亦

偽焉而已此其收之難議三也及其散也則都中八九箇者號為穀多應周推賑別都然坐收於此而又調散於彼搬移之間饑民恐未必實受反使奸猾輩得據其中而乾沒之是亦偽焉而已此其散之難議一也其單都單箇者饑民實多而錢糧必不能數縱令就近勻賑亦各互相推閃無從問覓主者姓名又一偽焉而已此其散之難議二也又况有真正老病不能赴領者利之所在誰不甘心老病者未得分毫之濟而豪強代領者反因之以為利又一偽焉而已

此其散之難議三也至於開報饑民一節則有家隨殷實欲避大戶之名而營實其中者有覲視一方之畫已之庄佃報無漏者有偏僻約役詭立名字以希冒濫者又有為恩怨之售者徒以急遽之際上不及察待察之而時日已不相待矣如此而賑豈當事者之心哉非當事者之心總亦偽焉而已夫賑美名也行賑至美事也夫豈意其偽焉而必行之要以事未包總論不透根至於且行且止亦是亦非有不不偽者耳不容不偽則固不得以法行乎其間矣或者謂

當如何曰前者脩救之論定矣無事議脩有事議救
此千古確論也如近者請改請賑及平價發倉皆救
之之方行之於今日止能如此矣即與事而議脩亦
止宜於各鄉私自行之或舍己而建倉或倡衆而立
社時其出納嚴其收掌而不必使官司干與以滋異
日查盤苦擾之紛、庶為安耳而或者猶謂今日之
事當以一切之法行之其歛也總括其銀於官而其
散也據各鄉開報饑民多寡領散此為法較平其論
較省而不知當此之時田收既薄公歛日急即惟正

之供民苦不給仁明父母愀乎動容尚有難乎其為
追比者又至以此敲朴如責逋負尚忍言乎然或者
又謂上既有此功令則奉行亦子民之分是又不然
夫 朝廷詔旨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則
名與實俱至焉其不可行者則不得不以名應 如
近時 敕令廢閣不行者頗不為少矣昔賢謂清軍
一事以不必盡職為盡職愚意於今日勸賑亦然竊
恐名至而實不至而徒令一二冒昧任事者滋多
也

當如何曰前者備救之論定矣無事議備有事議救
此千古確論也如近者請改請賑及平價發倉皆救
之之方行之於今日止能如此矣即無事而議備亦
止宜於各鄉私自行之或舍己而建倉或倡衆而立
社時其出納嚴其收掌而不必使官司干與以滋異
日查盤苦擾之紛庶為安耳而或者猶謂今日之
事當以一切之法行之其歛也總括其銀於官而其
散也據各鄉開報饑民多寡領散此為法較平其論
較省而不知當此之時田收既薄公歛日急即惟正

之供民苦不給仁明父母憮乎動容尚有難乎其為

追比

又謂

此後並不收書頁數只憑印信

夫

名與實俱至焉其不可行者則不得不以名應如
近時敕令廢閣不行者頗不為少矣昔賢謂清軍
一事以不必盡職為盡職愚意於今日勸賑亦然竊
恐名至而實不至而徒令一二冒昧任事者滋多

也

允議一

允運之規敝縣與各縣原不相同爭辯有年矣去年
始權議食里長四十餘名其不能自去者許顧僭攬
戶而貼以費顧作難者從重易與者從輕自人情也
然大抵銀貨忝半亦不過十金上下為率不幸沒舟
失事賠償為累昨奉明示議欲一以官領之米以加
八起耗盤銀七分民間上米一聽自量自盪而較斛
散都印烙記之非是者有罪官盤纏照舊每里止出
銀伍錢本縣起腳議建水次倉二所而省城收貯亦

議建倉權於正米每石加銀一分為起腳建倉之費
明年加一分為省城建倉之費倉成則減之此外再
無科派誠一勞永逸之意當事之苦心欲以便民可
謂極矣顧行之而果便民則為父母之本心行之而
民或不便則父母之心恐不能恣輒有所疑試讀質
焉今論者皆曰九江之軍勢不可敵矣然豈彼皆如
虎如狼而此盡如羊如鼠耶監兌在上軍民一體豈
偏護軍而獨魚肉民耶又其失事之年一縣之內豈
盡竭債賠息而無有因之獲利者耶有則又何從而
得之而失事者何獨不然耶謂官收可稽查起腳官
豈能終日在倉耶若委於下又能保無折乾對債虛
報等弊耶倘有失事保不終累納戶耶往者小民從
家赴舡攬戶從舡赴兌止盤二次然且謂虧蝕如彼
不知兩地增倉盤剝四次將何以為待蝕之地耶即
目前置倉名為暫加又能保不為成額耶今為擬置
後為脩理將何辭以求減耶其四次交收便有四次
走使人役更何處取辦供給耶亡亦胥宦而食於此
耶去年民間帮費數百金猶至失事今遽能減此數

百金耶即明減之又

能保他日不復查為例耶往時

民間盤纏名曰七分其實呈色未必盡足今運官制

之能保不責足色耶未加七八外則歇家二升共為

加八今官收加八之額彼歇家二升豈可減耶謂事

不由歇家誠為美談然遠鄉之人守候上納不知幾

時若必躬必親不更費於二升耶官解印略各領甚

善能保無漸鏟刺耶即有力者能票聞運官豈能聞

之堂上耶且先董存日議法必詳其堅持自順自解

與他縣不同者豈無說耶他縣近日一運致刺有米

千數百石臺下曾聞耶抑刺之何用耶聞有助法公

賞者矣能解民間之口耶此亭諱已數年泳不敢決

以官收官解為萬不可行唯是廉慈在上洞徹始末

知人善任始可萬全且立法之初須預杜其翫法之

實俾敝縣千百年思念從來感同永康則報知己之

愧也

免議二

細思水次倉之不便者有三而省城倉之不便者亦

有二蓋自立限開收保家知報而民間胥已辦備伺

候矣上米之家不知幾千萬而收米之處止一摩肩
交踵爭搶混亂不可法禁雖或挨都定限畢竟有力
者先之不事黃緣終苦守候甚至日暮途遠者不容
不束手聽命雖有駭斛及自量自邊之規誰敢爭之
此不便一也又上米定有起數如一起上米止有一
起上米之人而收米者則合四五十攬戶當之喝咄
叱咤鄉人唯有辟易其誰敢爭于多寡上下之間乎
此不便二也敝邑西自三十都水路抵蒙岡南自三
十都水路抵洋口俱百餘里往來皆從舟而運就

舡交割今又從家下舡從舡上倉盤剥多次支持倍
苦此不便三也乃若省城之倉雖不預民間事而攬
戶亦有不便者彼處擔挑之輩皆亡賴花子東攬西
越不可窮詰又舡戶相與為奸發水和沙無所不至
及至臨兌米皆腐朽不堪而脚子舡戶互可推搡復
至失事愈不可言此又一不便也且省城難得空地
即有之亦未必有鄰左可托照管者如今年交兌之
後勢必為人毀傷殆盡每年修理復至增費增苦此
又二不便也查得漕規起兌定額止加五六近即加

之不過六五今出兌已加七八矣若果得人而任米
有起脚何至失事亦似不必喋、商量所以實商量
者畢竟為民者如唾子食茶苦不出口為官者如隔
靴出令、難顯明是以屢論而屢不得歸一也茲民
間之苦前東具悉若屢擬變置則民誠病顧官中事
置郡有總運省有總儲部有監兌為水手為衙門常
例為查米使用為倒解銷批為掛號為問罪為人事
一切交際計可數百金而每里五錢之例故是索資
若不稍為通融則官亦病故議者定為建倉之法以

為主不必病官下不必病民止是就攬戶保人等輩盡
革舊例以歸之於公且官可稽實民有減額聽之不
可謂不美不知攬戶保人等輩能無所為而為者乎
彼不能爭之於官獨不發狠以取償於民乎發狠取
償於民是假之手也況官又不能終日在倉自不容
不委若輩恐實未必可稽而民徒受若輩之苦無已
則劉徵君之說去年所為已試者而或未盡其妙唯
門下一酌之而已矣

社倉

天下有聽其名甚美而究其實甚不美者社倉之論是也吾非謂社倉之不美也謂從有司行之必不美也有司行之則王安后青苗之擾也嘉靖丙寅間本縣報申院道建社倉八十一所矣報輸谷若干者給冠服矣次則華額其門矣至有幸賓飲之榮者矣即當事者亦甚得西臺寵獎叨吏部選矣而究實何如哉鄉村無公貯之所典守無專責之人有家事殷厚而指一坐家倉廩以報數者有衆姓小戶而論糧多

寡彙訖若干以塞責者有謂一時暫無公倉而姑愚
衆以肆侵剽者有以實彼虛而後見其虛實槩混遂
至收回而一於虛者而當時任事者亦頗研覈亦頗
精察顧無奈其足跡之必不能周人情之必不能詰
何也委老人查之則老人以杯酒屬餐矣委佐領覈
之則佐領以折馬逢歡矣而一鄉之中蓋亦有二三
黠猾之徒亦頗見及始末害便之故以為上以虛名
行事下亦何嫌以虛名抵塞出身當官名曰社長副
包管承任苟利目前而任事者遂謂吾於地方倡建

許多義倉可救活許多貧民自以為功而院道諸公
亦遂信而功歸之矣乃三四年之後弊孔盡見八十
一倉之數半屬烏有官中一令發糶則詭開貧民以
應冊一查收買則指借私倉以抵數積漸且久而向
所謂社長副者或老且死矣甚且家無人矣即向所
稱殷厚者或貧窘且不自給矣其他虛數報官者更
無可詰問矣一遇委查而應承員是一唯向者名字
之求於是騷擾需索之累繁及見年里役矣故戊子
己丑之歲議銷社倉之半助修鳳林橋工而吳懷溪

父母復請半之半以賑災民則合縣里役所共稱快於是各鄉之中通計當日所報官錢何啻喫苦忍痛承任借辦以爲得脫子孫於水火之中雖代人受累而亦甘心耳由此觀之則社倉一事美乎不美乎可舉見矣然當是時僅銷得四分之三而家怨人怨已不可言矣竇後顧按墓公祖案臨吾古溪晰此弊牌行本縣謂社倉積穀若干內經有虛報而未輸者有社長副坐借多年者查果無可追詰應行豁免豈可以利民之政而反屬民除外各都或有存餘銀兩合

行送貯縣庫歲取登報以待賑濟而吳時任事者誤將四分之一全數通作實在報繳一時追併合縣騷然是時有鬻妻者有賣子者有計畫無之而自盡者子始乃以本縣誤申之情徑達顧臺後蒙行文取具已徵在官者得九百八十餘兩貯庫查盤所未徵者尚有半數盡行批豁於是通邑歡呼不啻更生蓋八十一倉之局至是始結五十四年之害至是始甦而今尚餘有九百八十餘兩貯庫之金其流禍猶有不可知者美乎不美乎吾不敢言矣而或有謂置買義

田之說為長吾又不知田改虛實如何即實有田矣
又不知肥瘠如何大都以田入官者多瘠薄而不收
者也況誰親踏理之而誰出納之近如學田學租該
吏轄之矣試問每年租入幾何學衙修理費幾何賑
貧生幾何而盈縮有無之數諸生不敢請廣文先生
不敢問大半為該吏之私產而已以是推之即得義
田二百餘畝恐亦未必大有濟於貧民而徒以飽主
者之欲然而此金留貯在庫久之亦恐化去必也惜
抵有名公稅為含邑公平一小補乃可耳大抵居官

宜務實政勿事虛名實政則民受無窮之利虛名則
貽民無已之害如社倉一事各鄉有嚮義者私行之
則可有司行之則不可有司歆動行之則可有司關
涉行之則不可不但在吾邑不可行即推之天下皆
不可行父老言丙寅勸義之始劉三五先生拊心嘆
曰誰以此為利民事乎屬民自此始矣識者以為知
言○先是丁巳當事者議民間每糧一石出穀一桶
興建社倉予嘆曰天下本無事而生之乎今十年之
間民鬻產者不知其幾又值大浸衝塞者愈不知其

幾是自虛糧也糧虛即正供萬難而又能出倉穀乎
或曰上有令矣即不能實應而姑名應之可予曰不
然前事之失豈非實不至而以名應乎而後至旁累
槩若如此今眼前瘡癰尚在而又欲心頭剜肉此特
上之人未洞晰此弊耳吾輩何取一日之順承而不
以成當事者之德愛是時有聞此言于上者而事遂
曠昔丘瓊山洞見州郡置倉之害曰主之不得其人
行之不得其道施之不盡其委曲遠足為民害耳况
欲賴饑荒之挾戢念之楊然

題西隅社倉簿

社倉故良法迺往往行之不得其人故始為一方之
公廩而終為二三人之私蓄即所任即所侵也雖有
冊籍徒具空文雖有稽查等如故事則豈當日設倉
備荒之初意哉本隅舊社視他倉雖猶有存而漸亦
不無其弊近年歲熟則不佞謀之顧慎菴彭利所是
吾趙中在生萬諸君子洵家兄止所家弟仁所一大
清覈收發逾年得谷乙百五十七石餘除舊逋另有
冊載合請于先任潘侯以齒德擇某某為正使掌之

以才行擇其甚其使副之本隅得人於斯為盛諸君子皆喜法不虛設矣雖然天下之事豈獨慮始不易而守成更難急生於玩隨始於忽自古聖賢尚不能廢儆況吾儕哉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顧吾同事觀前以勵後即吾輩莞庫之進益也至如他倉以私減公則不忍言矣所有羅陳買新及莞鑰稽查條規當事者識之

題西隅社倉簿

倉邑各鄉舊報社倉八十一所虛實相半獨本隅清

穀日久實積穀至一百位十餘石歲辛亥奉按臺顧機通查分別實者貯庫備賑虛者許申詳豁免通縣兌至九百餘金而本社因緣設處抵免苦存印照遂得不入查盤為私倉矣比者顧慎菴彭霽初趙生萬諸公泊家弟仁所數筆會而議曰積穀在倉恐收放難得其人久而或懈則實者未始不歸於虛也於是變銀叁拾陸兩買傅氏三店歲可收租叁兩有奇每至青黃不接之時查各姓極貧者賑之以百人為率蓋行之亦有年矣近復議曰社中之店則社中之人

皆得為政恐人推人任終難久遠今據乙卯稍餘幸
存銀叁兩錢未散丙辰年租利亦如之今議以兩
年租利一賑一借歲為定規每於三月三日舉行社
會其先年租利輪擇一位領借其次年租利仍照舊
規散賑借銀者直會郎官店收租至下年對日給出
前銀交付下手領借其帖內利息并以登答下手極
酒之費而下手亦移應時催促舉會庶每年賑貸不
虛稽覈有期店有專管利無旁落意其可以乎嗟乎
吾因之有感焉憶昔同事距今僅十有餘年當其懶

慨任義敢勸杯酒之間協比敦睦一體兄弟乃倏焉
而慎兄不祿倏焉而仁弟淪喪音響曾在耳時移事變
而聯絡氣味已惘乎寄千古之懷矣夫會稽蘭亭祇
以暢叙幽情豈如吾儕弘仁締義醇風係焉者乎故
叙敘懷感使後之覽者追見當日光景以垂有永故
非以逸韻傳勝也所議會規具列于左

一上會之日預定下手領銀一位即以上手領銀之
帖付之以便及期催取作會然渴從公推擇老成
服衆者任之不得一二人私自訂許恐酬償來期

漸虛賑貸之義索取過急并失親睦之情焉、不
可不慎其所領數目呈色亦須簿內明註庶便稽
查兩無推悞

一當會之日直會者即令一僕持稟預諭店中今年
係某家管理收租更不許他人混擾店鋪或有修
整亦即就所管之家報稟以憑衆驗估用

一照錢糧有限計費止可周及百人毋報極貧須本
約嚴查真正不能舉火者每家多不過六七八人或
二三人亦必的確如無其人切不可虛報以滋過

冒之弊賬后仍存名姓一帑附簿以為下年底案
定奪消長亦一便也

一會期以三月三日為定收取租銀仍以十二月二
十九日為定其銀以足色為定封號以待給付下
手

一直會者須先與下手訂定半月前各姓報知一帖
庶便不悞先日須打掃備辦椅棹以待衆集

一每會止備攢盒六個粉一碗茶酒不必限巡

一此會原取協比如會內有喜慶大典欲置酒席不

妨就會中便舉然亦不得過費每四人一品餽不

踰十亦敦古之一節云

一每會須紀錄與會姓氏一葉其驗銀鑿銀秤銀封

包各項俱借重一位照管簿內錄之以紀成勞

題募橋語

自有天地陰陽互根遞毀遞成歷劫則然為毀有歲

為成有年一代人事一代功行維茲鳳亭綰轂幅員

自有此橋南北允便天吳作驕存不似前天假福屋

由溺岫憐稽衆舍已籌助實先吾儕一體當復卷卷

計施課報猶匪至言矧二乃心曰為人獨幹當自事

揮擲自錢印字自宙而待人煩自古素封趨義如奔

譬彼泉流家益豐溫維彼愚人數米計餐齷齪貪鄙

乃禍子孫鬼笑其室銷鑠忽焉豈其落殖盡由作緣

彼作緣者應無不捐乃至捨身等若纏牽況此長物

不與身還誠有捨念何百何千千百非捨喜捨為賢

猶有喜意於義未全請隨碩力共証無邊

書連嶺周氏關書

此侗齋翁遺其子之關書也而泳為之徵嗟、大道

既隱人各有心不風而波無鐸而鉞矧茲藐焉承蛇
虺禁間有同氣干戈相尋間有親睦日肆凌侵其或
觀變乍陽乍陰聞虎収漁禍益浸淫不知彼蒼昭、
實臨循環相報不爽古今痛我早孤百難備任愴焉
感念君為此歲惟時鎮撫大義森、吾黨維之母俾
陸沉

書赤谷羅氏關書

無私財產里傳盛事柳洲小洲維於三世余曾問之
曰唯無利是視今以影顧不容不異其拆之日諒然

和氣無競仲多居然秉義唯此格言足垂百禩余願
申囑其尚守而勿替

擬古諭檄

告安成父老古橋賴廢不輯之日久矣時春浸漲溢
奔濤怒號往來充塞南北阻絕於是細人浮芥舟舸
佯上下以射一時不必幸之利中流巨測莫有其命
蓋一歲殞者以十百數不穀自受命此土憫然念之
夫王政始乎利涉而福田種於成橋自蠕動微息之
虫見渡則報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生則天心

若死則天厭惡情性之理也不穀斯是固意專神歆
興地方建久遠之議規地鳩工興隆茲舉爾父老幸
共畝之屬者鞋山之役渡險臨空螺山躬工舉不淹
時靡有確利永便傳別不莠是皆可興可罷若驗若
否諸縉紳長者一區地而盡捐貲而營父老子弟皆
欣往若歸惟恐居后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父饒若
子兄欣厥弟據豈惡逸好勞迫於編筏之作而與夫
人異性哉誠恪任堪輿之讖急在上之指而慕義無
窮也況乎橋務又惡能已故乃博開藉以諭衆志徧

馳使以糾群力四面望風庶幾遠方皆至仁焉夫安
成東有文塔西有復壇南有尊經北有連山是皆非
有神勞鬼作而崇隆久真微夫先民之嗜美也以希
大繫不亦難乎方今治內賴天休和頻歲豐稔疾瘡
不作風化龐醇不穀縱不能生長之而章畫職墨民
靡紆軫此固可興即事之時也諸父老其胥念極溺
之大惠急父墮之義役因具存之基址竟先民之懿
行以灼休聲於今而重嘉貽於後邇邇歸福幽明開
鑒不亦康乎且夫事未有不始之憂勤而成於逸樂

者也然則萬禩之業含輯於此不殺其身自勉為父
老先作它日倘有持丹陽之飲而追刺史之名則不
穀與諸父老俱有榮藉焉耳

擬館試絕交書

又玄子謝跡金門謫真衡泌栖風吸露矚然抱
樹之蟬海濶天空翮乎翔雲之羽冥心歸寂身
世如遺而衆人氏過之冷然聞之喏然以為不
我禮也遂謗於中行氏曰夫、也徒謬為大飾
為名者也吾聞之矣幾有磨而不磷者乎是不

待磨而磷者也幾有涅而不淄者乎是不待涅
而淄者也而顓、閭、徒自欺、人為爾中行
氏艱然作色曰子安得此滅天喪性之言先生
而磷必反堅而脆也可先生而淄必反白而黑
也可而豈其然吾請上質諸天下庸諸鬼神為
先生靈之以絕君子又玄子聞而貽之書以責
之云

僕始以足下為高世之杰也今眎之乃渺淺丈夫耳
易之有否泰也理之有幽明也九州之有中國夷狄

也物有騶有駟有鸞有鵠有梓有樛有芝有苓有嘉
禾有穰麥人有君子有小人行有順逆情有真贗事
有公私跡有顯晦莫不有兩兩之角立莫可究窮互
亂交煽乃成大道孰云乎然孰云乎不然彼之胡為
乎不可此之胡為乎可昔聖人慮天下之物食人人
相食而聖人亦人也故所以為人之術甚備誘之以
倫囿之以教養之以禮鼓之以物籠之以典擾之以
法壓之以君長箝之以師儒餌之以榮名縻之以寵
利羈繫之以取舍馳驟之以是非若曰如此為可如

此為不可如此則有賞有慶如彼則有罪有刑此流
聲公道彼得罪官箴破觚雕樸至使人馴焉而不知
安焉而不異要皆其為世說法而大道之是豈必在
此子明之乎有物之界也曷不洞於未始有物之界
乎暢之乎有畛域之理也曷不廣於無有畛域之理
乎今夫邊塵雀警動豈無名為帝為王成之則是日
月晦蝕熒宇守辰以為天異亦人之云豕蛇吞食服
鳥交鳴何妖何祥何吉何凶流言得志孰明聖人謗
書盈篋誰氏輩臣方其山谷倒易白黑變置予何堅

信而云爾乎故夫萬金之璞卞氏鑿之為寶而或見
以為朴終安得而白其枉千里之駿遇伯樂則為知
已即飼之下槽亦安觀其誠而高鳴鄭書有之惡直
醜正實者有徒吾標其直乃曲之招吾形其正是邪
之媒察、之驚汶、之歸曉、之器反易於毀孰與渾、容
容與世玄同應牛應馬而兩無所繫為真哉生休矣吾
與生俱起大道之鄉豈數無聞識而曰必黜不端猶尚
以其身為闍汶垢汚之府芥末之不容顧歆以小辱死
一吏乎桑下責陳同席割歆吾自今請與子絕矣

知命箴
戊午三月朔

有客如松命理神通爰告不佞仇難會逢朝言夕驗
折腰俯首遷延彌月有醫無功尤復丁寧守唯戒雄
如雲掩映使月腫臃永夜念之憂心中、惟其持戒
以善啟躬一戒在口執守喉嚨詩云明哲默庶足容
二戒在筆咄、書空焚研退塚冥事雕蟲三戒在交
水淡情濃何必筐篚以受為恭往不自量謂日方中
浪逐狂騁倏焉老翁腐草有火溝瀆有風世事多變
人情不同惟彼愚人爭明競聰惟彼至人乃癡乃聾

皆由自意而誰相蒙星命一理敢云冬烘守戒不逾
庶無至於困窮

勻化客難

本邑漕船國初止額四十二號而南左二十號則以
宸濠變起暫為南昌代運而相沿及今未能告改蓋
漕困自此始也既而造船加大賠費不貲則又困又
新昌設有板倉板倉於民為利於軍則否其為盤剝
裝量叅和守候百端千狀若不可言則又困於是更
番之際照者思避屬者求閃僉點居為苛貨拘追酷
同體訪讞寬蕩破十家而九維時蒿目者始有酌也
佐運之議而輿薪杯水實難有濟劉徵君憂之乃與

潘父母往復商訂不得已爲清比貼運之策徵君下
世數年而其弟子賀安國趙希文等以其遺書聞之當
道慨然舉行每船給也租六百兩船給一票又照明
仔粒抵斗例無上倉又虛其他有藉口而以也餘五
千五百四十三兩備本衙門解表通關柴薪馬丁小
甲諸費又局軍十四名各給租七十兩則可謂已詳
已妥矣客有曰仔粒抵斗此虛名也也田之初且耕
且戰故仔粒并銷即抵月支後來其田皆屬包占安
有耕田而不納稅者故所家仍追仔粒運軍人抵兩

月標軍人抵五月雖名抵斗實則徵納今給也與運
并銷抵斗則將何以給標軍乎予曰徵納之例既因
包占而有今已給運則抵斗者法也客曰標軍每名
歲給糧九擔每擔折價四錢軍三民七今抵斗之徵
既不可得則已損一兩二錢之折矣而官中止有二
兩四錢之數往以四鄉難徵錢糧對支不過牲口
布貨等項則標軍無乃大病乎曰本邑操運總一祖
軍也更番迭役在五年間耳操不過歲數日日不過
少頃又不必朝夕在位用備緩急而運則終歲動動

險阻不測見今告病孔棘今日在運則食也銷粒明日歸操則轉粟退也皆以相濟而非相厲况民糧對反宜在有司加意就急之中而摧其尤急者莫如運故仍以抵斗銷運更無可得而言者也客曰操軍尚有津貼造船之費將安處乎曰官家歲有月鈔銀兩此可應邪措乎客曰不然譬如諸生季考每季有考每考有賞今但到任一考一賞耳曰誠如是則此項錢糧化在焉有此非不佞所敢議也然則空名冒濫者可清汰乎客曰賢者能清之不肯者亦難與言也

且非獨操也操軍外尚有馬軍門軍亦猶有言曰總所以餘五千五百有奇者正為此頭項款耳不然則方今運軍告疲之極旁觀者尚垂惻隱安有本衙門父母而不即以其餘善通其變乎客曰今通票六十張內有有船無人或人船俱虛者安從給之乎曰帶運之弊從來有之且如當年領船當年失事則亦不免在帶而即以其票分給所帶之船但不誤運宜從變通若鯁焉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大凡利歸窟穴則人不免有雇燭之嫌弊在襲沿則人不能

破膠柱之見而不知胃腑中病快在湯滌琴瑟不調
必解更張今日之議何以異此昔魯戒夷與弟子入
山而遇寒甚度俱無幸夷曰與使兩人俱斃不若并
衣而活其一猶我收也今運者處涸轍之勢尚不得
斗水之活一再輪轉之後則諸軍有立而盡耳并衣
而活其一當事者尚猶有不可于心乎其必不爾矣
雖然此亦急治其標之策耳過年之後更班食運更有
難乎其難者唯在賢明任事者深疚於心而不佞且
未敢深言焉

戲送賀生省行

吾邑苦漕運如赴湯火而豪軍是擅叱利者強半歲
相濟也劉徵君疚心十餘年因慨然清叱著為成書
手授高足賀生安國曰此吾未竟志也又數年而運
苦滋甚生乃出其書欲聞當道諸大夫嗔喜約計資
糧非屨之供以佐生行有言者曰資斧具矣生所出
者身耳泳曰昔有老人疾且革顧語其子曰若曾為
後事辦乎其子曰後事畢備但請大人出身耳其老
愀然變色曰出身好不容易衆皆絕倒不佞因莊語

生曰甚哉利害之關也今夫三里之村不有神寵乎
十家之市子不觀與狗乎夫害者利之伏也利者害
之倚也故君子欲有所任於天下之事必先外其身
而後可以幹濟且子謂劉生伯寅何如人哉先文
莊使見轄司清等本縣加派與諸曹掾對簿詰責衆
伏其辜及出而胥靡輩至露刃相待夫淵魚之察虎
牙之磨即欲不自外其身豈有幸哉昔子路請行三
軍夫子以好謀而成箴之今猶是三軍之行也假令
令先師而在贈子以言計不出此毋曰前言戲之耳

弭盜

近來盜賊紛、上所得聞者二三被劫紳家耳而
細民慘酷泣控無門如城外姚上年被劫至於
殺人告捕及蒙譴責至令誣服以鼠竊申報又離城
十五里劫一孤村捕獲匪驗明甚該約公呈曰不去
此賊則一鄉不得安枕卽矣賄捕友為言曰有主者
旋縱之歸而馳、務為報復通鄉震恐以此耳聞目
擊者推之而四方寇盜可得聞者能有幾哉豪當
道慨舉鄉約保甲法而鄉約中曰必擇善良為之曰

優免雜差曰年終加獎又以冠服賓飲動之意非不
動矣今試問鄉約曾舉行否保甲則曰稽查出入曰
盤詰奸細曰得相舉發曰事發按護法非不良矣今
試問曾有稽查否即委查亦不過以虛文抵應而委
官及肆騷擾鄉約先蒙費累則又不若不委不查之
為安靜矣然則鄉約保甲可廢乎曰何可廢也唯設
誠致行之而已盜賊之耳目關民捕民捕之手足關
捕官捕官之精神關長吏而其要總一利字長吏誠
不利捕官之效順則捕官何敢不恪其職捕官誠不

利民捕之分耳則民捕何敢不盡其能於是保甲有
賊不敢不舉鄉約有庇賊者不敢不聞覺察嚴密盜
賊自遠蓋長吏誠廉則人有捕賊之利不然則人有
縱賊之利利一也而視其所必收則地方之動靜效
焉矣嗚呼帶牛佩犢之風於今邈焉即隋史載梁毗
却金事亦奇西粵蠻酋習以金多者為豪雋迭相攻
奪梁毗刺西寧諸酋以金遺毗毗慟哭語曰此物饑
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徒以此相滅也而欲滅我耶遂
盡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奪夫夷俗也而易

卷一
三
靡爭之化豈土民也而難改革之圖哉昔宋蘇頌提
點開封諸縣鎮公事請以獲盜多寡為縣令殿最法
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人不
為盜者縣令也且民任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
可乎故以二文之法取之則為端本澄源之論不然
大盜禮焉而小盜務去吾未見鄉約保甲之果足以
明盜也

風水

江右俗重風水而吾古尤甚即有司受詞而以爭山
爭地戰者居半其以盜葬祖墳而被發告者間亦有
之山地之爭自有曲直獨掘祖發塚兩造俱同兒戲
一曰滅屍一曰揚骸洗墳則重傷成獄則兩是使朝
延三尺竟無誰何此非美俗也大凡鉅家祖塋宜共
保護其一二發福之地人有覬心而自一人附之必
不無忌心又其地可以禍福子孫犯之則延禍不小
故又不無懼心懼與忌合忌與覬合所以一發必至

兩構至舉族徇之連羊而禍不解也予嘗謂附祖一事雖其山原許衆附但欲稍近祖墳者必衆與不可乃以白書舉事壙不過封石不僭樹祖父俱安夫乃不失為孝若以竊發即無論犯與不犯而當下手忙脚亂已自有惶、不安之心矣況此時惟務鑽入何卹祖骸雖萬、未有忍心至此者而竊之一字亦非所以自待其親被以不孝更復何言大凡此等舉動必勢力可以凌駕族人者為之然衆怒難犯事欲難成合二難以邀福其誰與我近有一奇事浮岡劉止

墓附葬祖墳本房名分絕無阻礙崇壙既畢人衆下山稍、就息必頃上山而棺已自入壙中分針不差毫芒竟不解其故此得之予師克所先生予友文國誠所諸公非遥聞事說者謂滕公佳城造化福善自有一定非人謀可得而預者由此言之則陰謀狡計被害祖墳人已俱傷紛、者竟何為哉

通譜表

自古聖人合族以明親敦睦以教厚冒嘗不以譜牒
為要務乎志曰譜也者譜也要以一脉聯貫尊卑愛尊
敬勿使有遺漏不到之處耳矣豈謂譜以成譜唯其
受姓之同遂通之而不疑乎人之言曰三世不脩譜
牒比之不孝言譜不可不以時脩也誠使在、時脩
其譜則朝而通之夕而收之更何嫌疑之慮而奈何
其不盡然也且夫今世之通譜者又可咲矣劉必祖
漢李必襲唐自古帝王之後殺戮常多名豈別無劉與

李可祖可宗而允帝王之裔足為隆重耶生乎百世
之上生乎百世之下時代雖異情俗當不甚遠今或
有隨母就父濫冒祔傳以壻贅婚遂混世系牛馬潛
移螟蛉祝肖豈可謂前乎此者盡魚然乎一或差池
終非氣脉而後之人徒以耳不及聞目不及見將盡
憑而安之乎又方遜志先生曰天下有貴人無貴族
有賢人無賢族夫世之相沿引而考乎其世者非貴
則賢矣豈從來為貴為賢者始有蕃盛之傳而愚且
賤者盡得斬絕之禍耶今試觀方城之內生齒何限

而貴且賢者有幾比閭族黨之中生齒何限而貴且
賢者又有幾由今觀古則愚且賤者子孫之衆多當
不啻百千萬倍於貴且賢者之後而今各譜所祖者
盡賢且貴斷不其然大氏聲利中人無事不然其賢
者高自標乎豎植之操至有秦不祖檜之嫌其不肖
者其於羶附之榮輒未免宗譜拜墓之妄智者矜察
以為名率索隱考異以務極其博而其愚者蠢然無
知即問以祖父之名而不曉嗟夫嗟夫譜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譜之不行也我知

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必得聖人出而後
可議於通譜之事不然則豈且真爲主忘有之喪祭後
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吾有所受之其亦庶乎其穩
也

三不敬

夫禮始諸飲食古人宴會唯饋饗體薦以享或加豆
焉未聞有樣席先送者交際之禮亦唯是束帛交
即國君禮賢但聞幣交亦未聞有珍奇玩好以爲贈
者工歌侑享有鹿鳴有嘉樂有緇衣諸篇而未有列
俳優爲戲者即近代有之而女戲則不敢出矣自風
氣日靡古禮不復間有艷侈新規以炫人耳目者一
倡衆和至爲有司設筵致餽則相率以爲故然無足
惟者君子曰樣席之設是鈎餌也珍奇玩好之贈是

薦廟也演戲即從俗然飾女為男是誨淫也吾聞染指有戒屬厭有規口食之養賢者所耻叔向之及錦也子罕之辭玉也彼皆知有之以為禍也又况優娼登堂其於風化尤有不可言者乎或曰如不敬何予曰不然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克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紀災

萬曆壬子閏之廿五夜漏下將三鼓祝融降灾從邑中發焰四出蔓延所燒燬至二千餘竈為靈廟一為大姓宗祠三為韓楔七如焚膏燔毛倏忽燬燼東抵姚孝子宅東之南抵傅大理祠北抵家含山叔父宅西抵劉忠愍公祠南抵謝吏部宅截然界限各止其所其上有黑雲大鳥四衛盤繞上下飛翔若為指畫而火勢亦如其所指畫之區而止予與弟澡子葵明親目擊其事而心異之予家世邑之西北隅見火勢

孔急殊有震鄰之恐而心竊計有忠愍一祠必可藉
禦災捍患者始與子弟奉之既而躬造于其祠謁而
默禱焉當是時劉之諸彥士魁驤薦煥咸在劉鉅城幾
二十里不知其實諸彥何以皆集也子初入祠即禱
不意諸彥已移其主下階矣子下階乃見其主又謁
而禱之如初且語諸彥曰以令先公在天之靈能不
難慷慨殺身以徇奉天之警獨不能止祝融之威而
莫此一方民乎仍請奉其主入龍母為震動諸彥始
心帖焉既而火且迫子與家弟站而觀之至於其門

而火且進且退欲熾欲熄此旱、教楹曾不當中人
門閭之規至移晷刻久之而竟不能越當是時子語
家弟曰此會正忠愍公與祝融君講理故爾尋為救
火者撲折其半遂滅而堂寢仍居然無恙竟如予言
其祠上碑二座一為先文莊筆一為倪文僖公筆畧
不為火所迫獨其表坊名曰大忠羅文恭所題孫忠
烈所建不幸當四出之衝故不免耳越明日子與客
言其事客曰豈唯此哉此舉實神命之矣而家襲文
莊餘慶含山令起諸生初入仕籍有培養而無殘傷

文莊之德施在十世者勿論即姚起君先生以子、
遺孤傾家破產以明母之節後官貴陽心念母八十
在堂不敢離次遂因膏捧掛冠歸養非由計察今平
居無不侈口言孝即雞肋不免動心有能弃官如敝
絮如姚先生者乎傅大理數月西臺皓首海上盡瘁
報國而賜環能得幾時此亦天所以明忠臣之報也
謝吏部無論其他即嘉善教載衙如禪室比歸而公
事不聞題其門曰畫捲今畫捲昭然當衢翻似表而
出之令世為令者衙官作威竭民膏脂重不任載於

道路民不勝嘆於閭閻猶且侈然德色欲與廉吏並
馳聲譽若以理衡則恢、天眼交宜有歸而謝吏部
自不應有此矣予聞而善之曰若是則忠愍所庇者
此一隅耳其他隅無不類有所庇語云居必卜鄰請
記此以告夫擇鄰者若能樹德行仁以庇萬間使有
識者擇而鄰之則尤害矣

